



欲是不灭的

阮海彪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欲是不灭的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一九五二年·北京

(京)新登字 002 号

责任编辑:王建国

欲是不灭的

Yu Shi Bumlede

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

(北京朝内大街166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

字数 246,000 开本 850×1168 毫米 $\frac{1}{32}$ 印张 11 插页 8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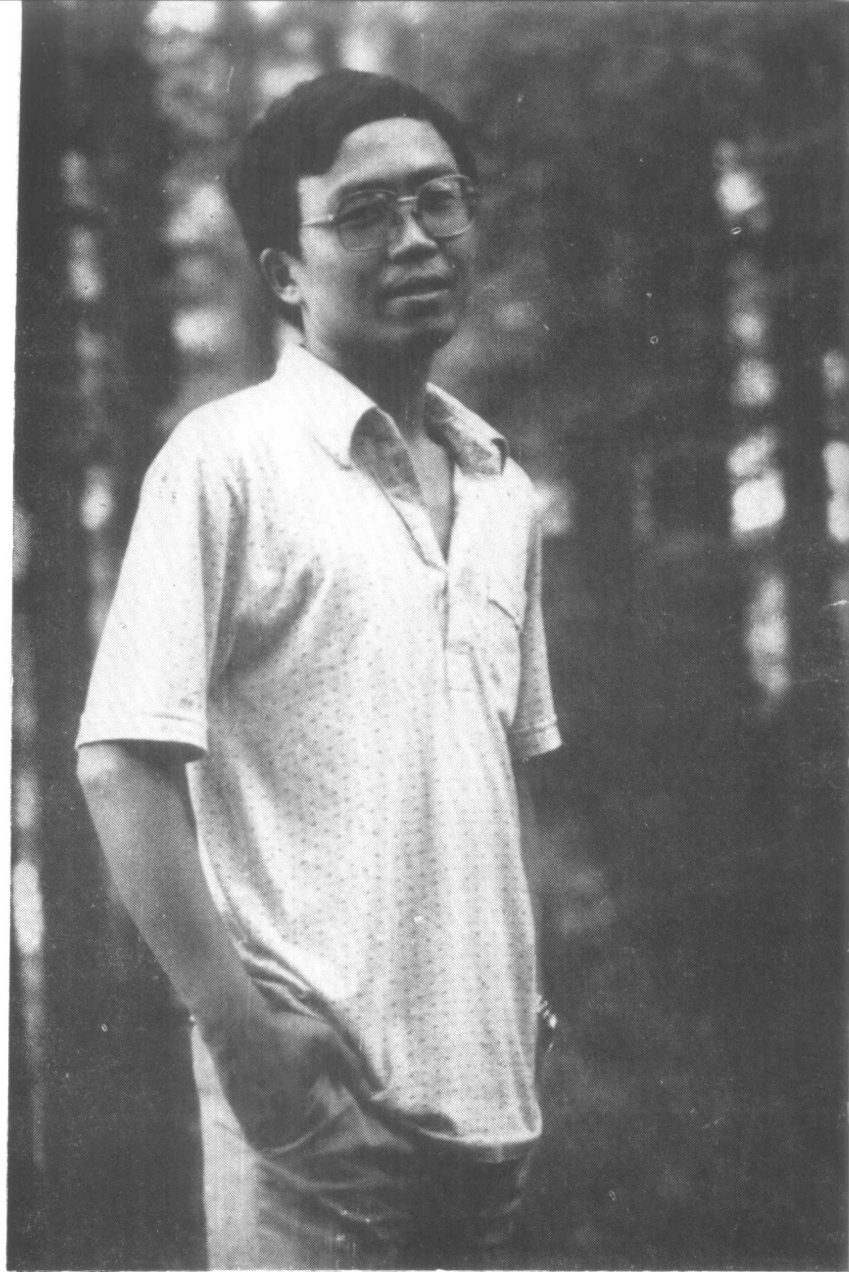
1992年5月北京第1版

1992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 00,001—11,190

ISBN 7-02-001364-3/I·1246

定价 6.15 元



作者像

34-53107

我记得，我懂事较早，很小就识事明理。

那时候，我被确诊患有出血性疾病；而全家六七口人，仅靠母亲一人维持生计，哪有余钱供我看病？

九岁那年春天，我小腿肌肉出血。开始，鼓起的小腿肚一跳一跳地痛，红红的好象涂了层淡淡的红汞，后来，疼痛加剧，火烧火燎的，腿肚也变成青晃晃的。母亲喝令我躺下，为我扎紧绷带。我领教过大发作的厉害，乖乖躺下。疼痛并没有因为躺下而缓解。我终日佝偻身子，抱住小腿呻吟。母亲听着嫌烦，要送我去医院。我想，现在是月底，母亲要在月初发工资，这种日子，照理是不应该去医院的。母亲见我态度坚决，叹了口气，不再说什么。

那几天，我一天天捱着，一分一秒捱着，想捱到母亲发工资。渐渐地，我觉得捱不住了。白天还经受得住煎熬，实在痛得厉害，最多哼几声。晚上，尤其在那万籁俱寂的深夜，我总忍不住——这时，辛劳了一天的母亲正在身旁，我怎能吵醒她？于是，我只能轻轻扭动，以抵抗那难忍的疼痛。

捱到第六天半夜，我的扭动失效了。我躺不下，一分一秒也躺不下。我忽儿爬起，忽儿趴下，片刻不得安宁。于是一种强烈要求迅速摆脱疼痛的本能诱使我呻吟。但我怕被母亲听见，就垂下头，抿紧嘴，用下巴抵住喉节，无声地呻吟。我试着呻吟了几声，

自以为找到了解脱的法宝。不知不觉中，呻吟变成了吼叫。于是，夜空中鼓起一股兽类似的呜咽。母亲拉亮了灯。“怎么啦？”她抬起头，惊骇地问：“痛得厉害？”我屏住声息，生怕一张嘴会冲出嚎啕。“去医院吧？”我摇摇头。“那么，睡吧，再等两天，我们去医院！”我点点头，但没敢把头点得太坚决。母亲带着倦意关灯睡了。

谛听着母亲的鼾声，默视着漆黑的夜，想到还要煎熬两天，我的心绪再也无法平静了。我折腾、呻吟。母亲被我搅醒了，拉亮了灯问：要不要喝水。我摇摇头，一星期的疼痛耗尽了体力，我懒得开口。我呼吸急促，脸庞发烧。母亲端来开水。她拭了拭我额头说：哎哟，不好，有热度！怎么办？旋即，她粗声叹息：唉，终归捱不过了，去吧，去医院吧。往常，我会假惺惺推辞；这次，我没有推辞，听凭母亲为我穿衣。母亲利索地为我穿衣套鞋。蓦地，她停顿了：“真要命啊，”她喃喃嘀咕，“这么早，去向谁借钞票？”母亲愁眉不展。我觑一眼桌上的闹钟：时针指向四点。我不吭声，埋头系自己的鞋带。一旦决定去医院，那么，在去医院之前的时间就比平时难捱百倍。我坐在床沿，疼痛使我龇牙咧嘴，浑身打颤。母亲怔怔看看我，转身打开放钞票的抽屉，窸窣了半天又呼然关上。她唉声叹气向外走去。一刻钟后，她喃喃咕咕重新折回。她抱怨：“这么早，都关着灯，总不能敲开人家大门？”我知道，她刚才去借钞票了。疼痛使我坐不住，我试着用一条腿站起。见我痛得越加厉害，母亲撇下我，再次向外走去。几分钟后，她又返回。就这样，在四点到五点的一个小时里，母亲进出了十多次。

五点以后，母亲对我说，对面有家熟悉的邻居的灯亮了，她去叩门借钱。但片刻后，她折回对我说：走到那家门前，又想想

觉得不妥——还借着人家一笔钱，好意思再开口？看母亲为难，我不满意说：你不会去小菜场看看？！母亲想想有理，急匆匆再次出门。这时，已是五点半了。

门外吹进清馨的熏风。我焦灼地盯住闹钟。暗红色的秒针一跳一抖向前蹦着，滴滴嗒嗒的声响仿佛在我疼痛的小腿上践踏。我觉得实在忍不住了，剧烈的疼痛几乎使我昏厥。我一分一秒数着，五分钟过去了，母亲还不来；十五分钟过去，还不见母亲的影子！二十分钟后，门外响起杂沓的脚步声。母亲气喘吁吁奔进门。一定借到了钞票！我迅速站起、准备匍在母亲背上，让母亲驮去。不料，母亲却要我坐下。我立即明白了：还是没有借到钞票！于是，深重的失望，再加疼痛，我伏在桌上毫无节制地流泪了。母亲絮絮向我解释：菜场里确实遇到不少熟人，有的带钱不多，有的，她不好意思开口。看我愈加伤心，母亲生气了：“好了，别哭了，我再去试试！”说着，母亲掏出皱巴巴的手帕，为我拭泪。想到母亲的不易，我的泪水更多了。母亲的手帕很快湿透了。“叫我怎么办，”母亲为我拭泪，边轻声劝解，那口气委委屈屈的，好象请求我原谅，“我也没有办法啊！”见我不哭了，母亲叹了口气，慢慢向门外走去。

十分钟后，母亲兴冲冲回来。这次，她终于借到了钞票，借到了十元钱！这时，七点已过。盼了三个多小时，仅借到十元钱，我不免扫兴，但看到母亲兴奋的样子，我大大松了口气，觉得母亲了不起。

八点左右，三轮车把我们送到一家大医院的急诊室。挂了号，量了体温，护士引我们进一间僻静的诊室，听完母亲诉说，一位戴口罩的女医生严厉地问：“为什么不早点来医院！”母亲尴尬

地看看我，没有吭声。“这么高的热度，不要命了！”看着咄咄逼人的医生，我为母亲难过。“血肿已经化脓，留下观察吧！”说着，医生头也不抬，一气写了三四张五颜六色的纸，一咕隆塞给母亲。母亲红了脸，想说什么，但最终没有开口。

母亲驮着我，绕过一条弯弯曲曲的长廊，来到一间充满阳光的病室。她把我安顿在一张白色的小床上，拿着纸片走了。不久，她慌慌张张折回说：钞票不够！这十块钞票哪够配药。怎么办？我紧张，霎时忘了疼痛。愣了半晌，母亲说，她马上回家，叫姐姐去乡下向阿奶借钱！看我惊惶，她俯下身对我讲，她还得向单位请个假，无缘无故不上班，要扣工资！母亲临走嘱咐：姐姐借来钞票，要她立即去配药，我点点头。母亲为我掖紧被子，然后一步一回头离去。看着母亲的身影倏然消失，我的胸腔仿佛一下子被掏空了。

我静静躺在松软的床垫上，心里充满着焦灼。不久，门外探进一张俊俏的白脸，她大声地问：“咦，你母亲呢？等她配药，人到哪里去了！”她的发问立即引来数双诧异的眼睛。我浑身发烫，立即垂下头，我在心里请求她不要大声嚷嚷。但她根本不顾我的自尊心，连连向我发来阵阵排炮，那一发发炮弹震得小腿一胀一胀的痛。

这天上午，在这充满春光的病室，护士们不断向我大声责问：你母亲呢？你母亲为什么还不来？她们还责问我：没有钞票，怎么给你配药、打针？不吃药打针、你躺在这里干什么？在她们轮番“进攻”的时候，我总会不由自主地怯怯扫视同病室的男女病孩、以及他们的家长；这时，他们总是用异样的目光看着我，仿佛我不配和他们同处一室。于是，我羞愧，把头埋入枕头，几天来的折腾和饥饿，一阵眩晕，使我昏昏睡去。

不知睡了多久，我朦胧醒来。这时，夕阳西坠，红霞映在雪白的墙上。不见姐姐借来钞票，我更焦躁。我使劲扭动身子，软乎乎床垫要被我扭碎了。正扭得起劲，走廊尽头飘来隐约的脚步声。我仄耳谛听：凌乱的脚步声中，掺着一种从小稔熟的乡音。阿奶？阿奶为我送钞票来了！于是，我振奋。阿奶来得太及时了。有了钞票，我再也不用受窝囊气了！

阿奶在大姐的陪同下蹒跚地走来了！在我们的目光相遇之际，憋了一整天的委屈，顿时化为水淋淋的东西，然而，没等它窜出眼窝，我看见倚在门上大喘气的阿奶快速抖动起瘪瘪的下巴。我正担心阿奶喘不过气，不料，却从她那张脱掉门牙的嘴里喷来一连串火焰……在那个宁静的黄昏，当着许多陌生人，我被阿奶扎扎实实骂了一通。阿奶骂我讨债鬼，把一个好端端的家庭搅得七零八落；阿奶骂我吸血鬼，一次次发病、一次次吸血，吸尽了父母的血汗还要吸她老骨头的血；阿奶诅咒我，巴不得我早点死掉……骂着咒着，她老人家突然涕泗横流，嚎啕大哭。她边哭边诉说自己苦命的女儿，生了这么个孽障……

看着痛哭流涕的阿奶，我目瞪口呆，不知所措。我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。默视着抽抽嗒嗒的阿奶，我自卑透顶，恨不得跳下床，一头撞死在硬梆梆的水门汀上！

阿奶好不容易哭停，从大襟夹袄里掏出手绢，捂住脸庞把眼窝、鼻腔里的残迹揩擦干净，才从一只补丁缀补丁的布袋里，摸出一迭用草纸包了又包，用稻草扎了又扎的纸包。阿奶捧着纸包凑向我，把佝偻的背脊挡住门，抖索着枯藤般的手拆开纸包。我看见一叠压得平平整整的钞票！阿奶轻声告诉大姐：这是贰百零五块钱。她让大姐当面点清。大姐说，不用点，你点的还会错？阿奶眨眨眼，随手给钞票穿上一件件衣裳，临了还杀上腰带；同

时，她唠叨：去年的收入全在这里了，她一直不敢用，是准备修房子、买种籽，打发“人头世债”的；现在她都拿来了，一分一厘也没留。说着，她把纸包塞在我枕下，用力按了按，在大姐耳旁吩咐了几句，几乎没看我一眼，就挪开小脚，巍巍颠颠、嘀嘀咕咕朝外走去。大姐喊住她，要她歇息，等母亲来了再走。她挥挥手，执意不让送。在她们推推让让的时候，我看见阿奶的围裙上尽是泥渍。

大姐送走阿奶，悄然趺回病室。她从枕下抽出纸包，匆匆向外走去。不久，护士拎来两瓶亮晶晶的药水。在护士撸平我胳膊、往肌肤上扎针的当儿，我那蜷曲了一整天的身体突然挺直了。我挺直身子，倒不是因为针刺疼痛，而是觉得有了这两瓶补液，我就配躺在这里了。

窗外的天黑透了。尽管一天没吃没喝，我不觉得饿。正在想阿奶为什么哭？母亲拎着玻璃丝网袋走来，袋里有几只焦乎乎的大饼和一只漱口杯。母亲捧出漱口杯，掀开杯盖，是一杯热气腾腾的阳春面。看着母亲象大饼一样焦黑的倦容，我摇摇头。母亲把面递给大姐，一向谦让的大姐，爽快接过杯子，大口吃起来。她一边咝溜有声地吮吸面条，一边绘声绘色向母亲汇报一天的经过。母亲警觉地问：向阿奶要了多少？大姐用筷子指指枕头，道出数额。不料，母亲板起脸数落开了。母亲责怪大姐不懂事，不该让阿奶把钱都拿来，更不该不留阿奶住一夜。数落着数落着，母亲把矛头指向了我。她骂我是黑心黑肺黑古隆通的无底洞，是敲骨吸髓的吸血鬼……

默默领受着母亲的责骂，我舒展的心灵卷拢了。我不是不知道阿奶挣钱不容易，她这么大年纪还在参加田间劳动；我更知道我们不应该一次次向阿奶借钞票，而阿奶每次借给我们的钞票都成了有来无回的肉包子，全被我吞进了日益膨胀的狗肚皮，

等它们化为粪便，去肥阿奶那几分贫瘠的自留地，今生今世恐怕不会有指望！

整整一夜，我没有合眼。倒不是因为小腿痛得厉害，也不是因为臂上插着钢针，无法安睡。这一夜，我始终在想……从这天开始，“金钱”作为一枚不会结出好果子的种子，深深埋进了我的心田。

贫寒起盗心。这话不无道理，至少对我是箴言。在那时，在一个相当长时期，母亲不给一分一厘。母亲不给零用钱，甚至不为我添置衣裤鞋袜，倒不是缺乏母爱。母亲没有多余的钱通过“爱”的方式施于我。我也懂事，从不向她索取。不吃零食，不化零用钱，在我看来是理所当然的。有时候反而觉得，我非但不该向母亲索取，相反，我欠了她——直到今天，我都有这种欠债感觉。我想，如果天下所有的母亲注定要吃亏，那么，我的母亲则是所有母亲中吃亏最多的一个。为此，我为她深感悲哀。

尽管我从小懂事，能体谅母亲的难处，从不向她要这要那，但作为一个人，一个感觉器官健全的人，难免会禁不住诱惑。就说那又甜又凉又滑爽的棒冰，我就常常抵不住诱惑。即使现在，每当烈日当空，暑气逼人，窗外只要响起叫卖棒冰的富有节奏感的木击声，我便会扔掉手上的工作，打开门，掏出钱，买上几根，大嚼一气。可在那时，要抵御这种诱惑多难！有时为了吃一根赤豆棒冰或奶油棒冰，我想方设法，甚至还拖着随时都可能遭难的病体，整天和健康的小伙伴到处拾冬瓜籽、鸡毛、乌贼骨、甲鱼壳。有一年盛夏，我还和小弟弟顶着炎日拾过桃仁。

现在，我当然知道“桃仁”的活血化瘀的功效。我的书桌上此刻就有一盒伤药，上面赫然列着桃仁的大名。那时候，我却不

懂，听说它可以换钱，就拚命拾。拾米桃仁，洗净、晒干，积到一定数量，就拿到菜场顶端那家有高高柜台的中药店，换几分钱。接过银光闪闪的银币，便冲着路边破阳伞下发出的荡人心魄的木击声滚去，然后迫不及待拨下粘在掌心的分币，抢过那冷冰冰、硬梆梆的一块，撕去纸，就心急慌忙塞入热气腾蒸的血盆大口。我喜欢慢慢地吃棒冰，小口小口地舔，细细品味，尽可能让那甜甜的凉意在口腔中回荡，弥漫。就象对面那个叫“娃娃”的女孩子吃糖。有人给娃娃一颗硬糖，她总是大模大样走到别人面前，功架十足地掏出那颗并不怎样高级的硬糖；一边象陶醉似地微微摇晃身子，一边煞有介事地剥开糖纸，然后翘起兰花指，捏住糖的两端，高高举起，探出尖而腥红的舌头舔那么一下、两下；舔一下咂咂嘴巴、挤挤眼。感到心满意足了，才重新包上糖纸，隔那么一两天，再如法炮制。娃娃的一颗糖可以吃两星期，要不是最终被老鼠由表及里咬破裤袋啃个净光，甚至可以吃一年。可惜棒冰不象硬糖，不管你想保存多久，必须马上吃完。因此，尽管想延长那种快意，但看到它滴滴嗒嗒烊化，往往会忍不住大嚼特嚼，以致嚼得嘴唇青紫，牙关打战，快活地发出哼哼的呻吟，直到剩一根细细的淡而无味的木杆，才觉得不该吃得如此匆促，后悔没吃出滋味。棒冰始终对我有无比的吸引力。

然而，这种短暂的享受也来之不易。三五天或一星期的工作只能换来一两次快活。现在想，这种快活实在不快活。想一想，为了吃一根棒冰，连续在烈日下走十多里路，合算吗？可在那时，我没算过这笔帐。为了吃棒冰，我根本不介意中暑，根本不顾恤自己的身体。

那年夏天，特别炎热，气温经常高达三十六七度。家家户户都把铺板、竹榻、长凳，以及八仙桌置在路边，男女老少露宿街

头，每天骄阳西去，小小的老城区纵横交错、密如蛛网地布满各种睡具。平时老死不相往来的家庭，一下子汇入这个和睦的大家庭，气氛颇为热烈。尤其象我们这些半大的孩子，更是忘情。我们拥来拥去，走东窜西，马路上到处转悠，直到东方欲晓，方肯睡去。我跟那个后来倒在枪口下的小弟弟，就是在这时相识的。

不知哪里传来消息：厚实、坚硬、布满皱褶的桃核里，竟然包藏着金子般的“心”。住在九间楼的一个中学生率先拾起桃核，走上掏“金”者之路。于是这一带风起云涌，纷纷效仿。手握一柄榔头，最好是羊角榔头；腰系一只布袋，不管什么袋，装东西不漏即可；精光晒得乌黑的背，穿一条短裤，蹬一双只要在后面轻轻踩住就会摔得眼青鼻肿的木拖板，出发了。

阳光真厉害，笔笔直插下，插得头顶心火辣辣的痛。正是桃子应市季节，人们吃完香喷喷、甜蜜蜜的桃子，吐掉桃核，抹抹湿漉漉、粘乎乎的嘴，扬长而去。这些被人唾弃的东西，就成了我们的宝贝。不管什么品种：肉露水蜜桃、龙华猕猴桃、毛桃、蟠桃，均与我们无关。我们关心的是它们的内核：一只只被啃得精光、滑溜、淡绛色、皱皮疙瘩的桃核。觅到这些宝贝，往街沿石的缝隙里一塞，然后举起榔头，轻轻一磕。于是香红木色的核子便“豁然开朗”，笑盈盈地启开两瓣猩红的唇，吐出一颗纯洁的鸡心般的舌仁儿。于是扔下榔头，伸出两根泥萝卜似的手指，用指尖小心翼翼地撮起，投入腰间瘪瘪的口袋。这样拾来的桃仁不用洗，太阳下晒一晒，就可以拿去换钞票。可惜，由于拾的人多，桃核成了你抢我夺的稀世珍宝。我们经常处于悲苦的失业中。有时，远远看见肮里肮脏的阴沟边有一枚，淘金狂们便“哇”地一声尖叫，同时向它扑去。由于急功近利，忽略了必要的时间差，听到蓦然一声闷响，两三颗脑袋同时“撞车”，只撞得眼冒金星，额角

上鼓起“红星闪闪”的凸卜瘤。

一连几天，日起而出，日落而归。一天，我向母亲要个袋，母亲不问情由，随手塞给我一只面粉袋。这袋大得可以套在身上当衣衫穿。要是冷天，我兴许会穿，现在天热，无法穿，就一波三折系在腰间。我暗暗下定决心，狠狠拾它一袋，狠狠吃一通棒冰，剩下的钱，就为自己买双泡沫塑料拖鞋。这时一种软乎乎、色彩斑斓、富有弹性的泡沫塑料拖鞋刚应市。我不喜欢态度生硬的木拖板，稍不留心就会踢破脚趾，流许多血。

那天，我正在为拾不到更多的桃仁发愁，小弟弟提议跟我合伙，我爽快答应了。我明知道小弟弟跟我同岁，我好象还比他大几个月，但我总把他看成大我两三岁。小弟弟高大结实，有胆量，有气魄。在很小时候，他就开始顺手牵羊、偷鸡摸狗了。所谓的鸡、狗、羊，是关在我家隔壁南货店里那些炮弹形的玻璃瓶中的动物饼干。这些椭圆型的玻璃瓶，齐崭崭排在柜台上的货架里。它们瓶口朝上，瓶底朝下，光溜溜的瓶底偶有裂隙，贴着大大小小的“烂膏药”。那膏药大抵用牛皮纸做成，指甲轻轻一挑，纸缝间便会挣出一头羊、一只鸡。小弟弟还在踮脚举手刚够攀到货架时，就开始干这种勾当了。

正午的太阳高高悬着。我和小弟弟光身子，裸着头颅，毫不理会尖头辣椒般的太阳。小弟弟说，市中心有钱的人多，吃桃子消暑的人也多，不妨去那里看看。口腔粘膜焦乎乎的；唾沫成了粘搭搭的汗。我舔舔晒得油亮乌黑的胳膊：汗是淡涩涩的。踢踢踏踏走到市中心，那里并没有遍地“黄金”。桃核偶尔也有，拾的人却不少。搜索到金陵路一带，我实在撑不住了。看见路旁带骑楼的商店，就迫不及待滚进店前的浓荫，顺势趴在阴凉的地上。我不想看吃棒冰的人。人来人往的人流中，偏有捏着棒

冰，一摇三摆的狗男女。情不自禁中，我的视线落在一个穿花裙的小姑娘身上。她一手拿一根棒冰；一根含在嘴里小口小口地吮着，一根拿在手里听凭它滴滴嗒嗒流淌。看她不在乎的样子，我急得要命，恨不得冲上去，狠狠为她咬去两大口……也许，我的眼神透出了什么，小弟弟看着我哈哈大笑。我尴尬地咽下满口苦涩的口水，不好意思地笑了。小弟弟说，别瞪牛眼了，我们去大世界看看。我不愿意起身，下意识摸摸腰际的面粉袋：袋里干瘪瘪的，几颗少得可怜的桃仁“粒粒在摸”。攒多少才能换一根棒冰呢？我不禁泄了气。

小弟弟闪忽起大眼睛朝我微笑。“弄只西瓜吃吃怎样？”西瓜？没有棒冰，吃西瓜也好。“你有钱？”小弟弟点点头。他把羊角锄头递给我，说声“跟我来”，轻松地走下滚烫的柏油路。路对面有家南货店，一辆卡车刚卸下十多筐蓝黝黝的西瓜，零零落落在狭窄的人行道上。小弟弟挺直腰板穿过马路，不慌不忙朝西瓜走去。我提着两把沉甸甸的锄头，无精打采尾随其后。

是清一色的解放瓜。当时是斑马纹，橄榄形的平湖瓜的天下。这刚应市的皮薄瓤红籽小的解放瓜，很快吸引了不少行人。小弟弟混迹其间，象模象样拣起了瓜。他弯着腰不时从这只筐拣到那只筐，不时托起西瓜象煞有介事用手指弹弹。看他显得这样老练，我越加对他佩服。但不久，我对他不厌其烦的挑剔有意见了。我的耐心快要坚持不住了。我要求自己抿紧嘴，生怕聚集在舌板下的稠厚、火烫的唾沫象鼻涕虫那样爬下来。

就这样，我靠在方棱棱的水泥柱上，怀着极大的耐心，看小弟弟拣瓜，等他拣只甜如蜜糖、汁如清泉的西瓜解馋、止渴、消暑，然后去进行疯狂的淘金。我的耐心经不住煎熬，终于站着迷迷糊糊打起了瞌睡。好象很长时间，又好象短暂的瞬间，我倏然

睁开眼，看见小弟弟捧只圆鼓鼓的大西瓜，挺起胸膛慢慢向柜台走去。但不知怎样，快到柜台了，他突然来个180度转弯，脸带微笑、步态安详地朝我走来。他凑近我轻声、急切、不容分辩地说：“快，拿去，向前走。”我麻木地接过小弟弟送到怀里的瓜，急匆匆，直愣愣穿过车来人往的马路，迅速拐入一条小路。我毫无目的地向前赶着。我觉得我的心在西瓜底下强烈地搏动，它“砰砰”地叩击生脆的瓜壁，使我感到这是一只保熟保甜、红瓤黑籽、蜜甜多汁的好瓜……我走着走着，眼前晃动起一根根棒冰。想到棒冰，心里顿生一股蛮力。管他妈的，怕什么，吃不成棒冰，偷只西瓜又怎样？！这么一想，心绪便安顿起来。

现在想，那时纵然我多么沉着大方，我的形象——腋下夹两把镢头，腹上顶个大西瓜，光着上身满头大汗，不是偷儿也象偷儿。但在那时，我并没有意识到形象欠缺，凭着一股劲，心里哼着“向前、向前、向前，我们的队伍向太阳”的歌，勇往直前……不知走了多久，脚被木拖板的铅丝皮带勒得生痛，我才放慢了脚步。不久，我的耳畔飘起不成调的口哨声，回头看，是笑容可掬的小弟弟。他一直保持着距离跟随我。“慌什么，走得这么快干什么！”小弟弟满意地接过瓜，口哨吹得象西瓜一样圆溜。

我们选一条僻静的小路。小弟弟在街沿石上坐下。我拭汗。小弟弟笑着问：西瓜要吃哦？我说，有我的份，当然要吃。小弟弟笑得更开心了。他放下西瓜站起，高高举起镢头。蓝绿光润的西瓜立即按下了一只只深邃的眼睛，它们冷冷盯住我，看得我心里发毛。镢头砸不开，小弟弟捧起西瓜使劲往石头上砸。瓜终于碎了，但碎得不漂亮——弯弯曲曲画了道弧线，把瓜分成两瓣：大的一半象宜兴夜壶，小的一半象壶盖。我拿起壶盖咬一口，生韧的瓜皮差点割破我的嘴角。西瓜远比想象的寡味，热烘

烘的、少汁、淡，好似母亲烧的清水肺头。小弟弟吃得细致老到、热情奔放、涕泗横流。他把那只“夜壶”一分为二，再一分为二，直至分割到最佳状态，才一块连一块，不慌不忙朝嘴里塞去。

我记得，那天，小弟弟吃了整只“夜壶”，我啃了一只壶盖。就这壶盖也最终因味同嚼蜡而弃之不食。小弟弟啃完最后一块，抹抹水淋漓的嘴，凸出肚皮大喝一声“开路”，就大摇大摆去继续淘金了。看着他结实的背影，我感到委屈：这西瓜偷得有点冤枉，我根本没有品出西瓜味道。但隔了一夜，当我很想吃棒冰而仍然无法如愿时，我便觉得，那西瓜的味道也实在不错：甜、多汁，不愧为大名鼎鼎的解放瓜。于是我后悔当时只吃了一小块。不过，以后，我还是吃到了西瓜。那天，在拾桃仁的路上，我想吃棒冰，小弟弟建议吃西瓜。就这样，我们先后偷了两次瓜。当时小弟弟嫌味道不好，啃了几口就抛下了。我吸取了教训，敞开肚皮大吃。这天，我几乎没吃饭，撒了许许多多尿，很快把棒冰的诱惑扔得远远的。以后，我们不仅偷西瓜，还偷货真价实的水蜜桃。不过，这些勾当都是小弟弟唱主角，我做些望风、掩护、移花接木之类的小动作。要不是我的母亲，我真不知道以后会干出什么无法无天的勾当。

我永远感激我的母亲，感激给我生命，给我今天一切的母亲。每当我的生命受到威胁，都是她伸出慈爱的双手拯救了我；每当我误入生命的岔道，都是她及时为我拨正生命的航道。

记得孩提时，有一次，我把幼儿园玩得爱不释手的一只玩具沙发偷偷带回了家。当晚母亲发现我的“劣迹”，根据我的认识能力，对我进行批评教育。她指出两种改正错误的方法由我选择：一，悄悄归还沙发，以后坚决改正；二，告诉老师，然后“杀杀